

doi:10.3969/j.issn.1674-7100.2014.01.021

论藏式园林的造园思想及艺术特色

赵 蓉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藏式园林包括庄园园林、宗堡园林、寺院园林、行宫园林4种类型。藏区独特的自然条件、社会形态、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决定了藏式园林建筑设计在造园思想上体现出朴素和谐的自然意识、鲜明浓厚的宗教观念、独树一帜的多元文化等特色, 在艺术特征上则表现出因地制宜、布局巧妙、装饰华美、色彩瑰丽的特点。

关键词: 藏式园林; 造园思想; 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 TU98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4)01-0093-04

On the Landscape Idea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an Garden

Zhao Rong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4 types of Tibetan gardens as manor garden, Dzong garden, temple garden and palace garden. The unique natural conditions, social pattern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religious beliefs in Tibet determined the Tibetan garden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consciousness in simple harmony, distinctive religious ideas and unique multiculturalism while the artistic features are demonstrated in the adjustments to local conditions, clever layout, beautiful decoration and magnificent color employment.

Key words: Tibetan landscape; landscape idea;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0 引言

本文所说“藏式”一词中的“藏”, 在地域上指我国的西藏自治区、青海省以及甘肃省的西部、四川省的西部^[1]; 在文化上指藏文化, 即主要由高原文明与大乘佛教文化等结合形成的, 并受汉族及印度文化影响较大的独特民族区域文化^[2]。园林, 藏语指“林卡”, 即人们刻意栽种、培植、保护的林苑^[3]。

藏式园林作为中国传统园林建筑设计史上的一块瑰宝, 主要分布于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等地区。在其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气候

类型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多重作用下, 藏式园林呈现出粗犷、古朴、壮丽的建筑风格与特色。同时, 在藏区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形态的双重影响下, 形成了其独特的造园思想与艺术特色, 值得深入研究与借鉴。

1 藏式园林的类型

藏式园林的萌芽期大致为远古部落时代至13世纪初叶的吐蕃王朝分裂前期。它起源于西藏古老的风俗——烟火祭祀, 以及由宗教活动而衍生的野外

收稿日期: 2013-06-02

作者简介: 赵 蓉(1989-), 女, 湖南娄底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包装设计理论及应用,

E-mail: 275107845@qq.com

踏青活动。此时期,藏民在烟火祭祀这一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中加入了赛马、演戏、摔跤等游乐活动,使这一活动的敬神色彩逐渐淡化,从而更偏向于游乐,这也是早期人类社会从崇拜宗教中的“神灵”世界走向世俗的“人”的世界的一种表现。后来,人们把这种藏族群众性的野外踏青活动称之为“逛林卡”“耍坝子”“郎扎热甲(汉族现称这个节为物资交易会)”“赞林吉桑(意为世界快乐日)”等,时间定于每年的藏历五月初四。西藏社会物质基础与生产力水平都相对较差,气候恶劣,绿化薄弱,人们对自然林卡生活无比向往。13世纪初叶,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封建贵族与社会上层人士开始有意识地在居住建筑中营造人工园林,从而产生了传统意义上的藏式园林。藏式园林包括庄园园林、宗堡园林、寺庙园林与行宫园林4种类型。

1.1 庄园园林

在吐蕃王朝分裂、社会动荡和战乱不断的400年间,西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文化、建筑等却得到了发展,期间兴建的王宫、寺庙、碉式建筑等间接地推进了藏式园林的形成。公元1253年,西藏正式归元中央政府统治,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行政管理制度。后进一步确立了藏区封建领主制,这使西藏出现了满足专供领主与上层贵族居住需要的新兴功能性建筑形式——庄园。庄园“为了安全保卫的需要,一律以高墙围成大院,重要的房舍如主人居室、经堂、仓库等都集中在一幢碉房式的多层建筑内。环境非常封闭,当然也很局促。因此,比较大的庄园一般都要选择邻近的开阔地段修建园林作为领主夏天避暑居住的游憩之所,类似于汉族的宅园或别墅园,这就是庄园园林”^[4]。其中,西藏历史上较为著名的典型庄园园林是萨迦政权时期的甲马赤康庄园园林和帕木竹巴政权时期的囊色林庄园园林。

1.2 宗堡园林

至明成祖永乐时期,“帕木竹巴政权大司徒·绛曲坚赞除了在经济上扶植新生的封建庄园制度之外,在政治上也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即废除了元朝留下来的前后藏设立的十三个万户,在所管辖地区建立宗(大致相当于县)一级的权力机构,兴建专供宗本(相当于县官)管理行政事务的宗堡”^[5]。宗堡建筑受自然环境、宗教理念、统治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建在山顶或至高点上。同时,为了满足宗本以及官员的休憩与游乐需要,在宗堡附近地势平坦之处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园林,这就是宗堡园林。西藏历史上有名的宗堡园林有桑珠孜宗堡园林、曲水宗堡园林、琼结宗堡园林、白玛宗堡园林等。其

中,1363年落成于日喀则地区的桑珠孜宗堡园林堪称典范。据藏文文献《年曲琼》(年楚河流域的山海志)记载,该宗的东南西北四方各建有一座林卡,东面为甲措根则,南面为扎西根则,西面为鲁定报则,北面为嘎玛根则。

1.3 寺院园林

15世纪初的帕木竹巴政权后期,随着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的兴起,寺庙建筑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不少规模较大的寺庙甚至成为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在这些寺院内,通常建有活佛居住的别墅园林和供僧众集会辩经的辩经园林,这就是所谓的“寺院园林”。萨迦寺的平措与卓玛法王宫,拉萨蔡角林寺的蔡角林卡,拉萨甘丹寺、哲蚌寺与色拉寺的辩经场等都属于寺院园林的范畴。

1.4 行宫园林

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西藏更加巩固完善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及阿旺罗桑嘉措对造园活动的重视,使得藏式园林艺术进入了极为繁盛的新阶段。此阶段出现了综合庄园园林、宗堡园林与寺庙园林三者造园经验与艺术特色的融合体——行宫园林,以此作为专供达赖与班禅消夏的行宫。在西藏历史上,行宫园林的代表有布达拉宫山阴脚下的龙王潭、拉萨西郊的罗布林卡、日喀则东南郊的功德林园林和南郊的德谦园林等。

从藏式园林建筑的发展演变来看,其在元代与明代尤为盛行。园林虽然仅仅是作为庄园、宗堡和寺庙的一种附属建筑设施,但在园林建筑的设计理念、规划布局、营造法式、建筑材料、装饰手法等方面已趋于成熟,而至清代西藏行宫园林的出现更是将藏式园林建筑艺术推向了顶峰。

2 藏式园林的造园思想

2.1 朴素和谐的自然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对自然万物的崇拜,是出于对自然万物的依赖。凡是对人类的发展提供过支持的自然生物,都被人类作为自己宗教的崇拜对象。因而在青藏高原特别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藏区人们“人与万物共生存”的价值观以及在古老宗教苯教“万物有灵”观念影响下所产生的对山川、日月、牛羊、石木等的自然崇拜,显现了人们对于有限且不易生长的自然生物的敬畏与爱护之情。这种朴素的原始信仰融入藏区的造园活动中,体现为对自然美的无

比崇尚,以及对绿色植被的尤为注重。绿色植物有着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环境、调节气候等多重作用,在藏民心中更是生命、希望、幸福的象征,因而在园林的规划设计中,往往以树林、草地、湿地等为基本构成元素,利用自然生长的植物,并结合有意识的人工花草树木栽植,来营造园林植物景观与绿化氛围,这种质朴的处理手法形成了藏式园林植物种类繁多、空间变化丰富,且以大面积绿化见长的设计特色。譬如,囊色林庄园园林的绿化率就高达90%。《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其“林卡内苍松古柏、垂柳翠竹,还有梨、苹果、桃、海棠、核桃等树木,以及牡丹、芍药、月季、黄花等高原上少见的花草”^[6]。罗布林卡也承袭了注重绿化的传统,其绿地(树木、草地)覆盖面积占全园总面积的83%,花木种类达120余种,成片的绿化景区与人工景区之间的合理调配与分隔,浓缩展示了西藏林区、草地、湿地等自然区域风光。由此可见,藏区人们极为尊重与热爱自然,同时也注重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将这种朴素和谐的自然意识恰到好处地融于藏式园林的设计中。

2.2 鲜明浓厚的宗教观念

公元7世纪,随着与松赞干布联姻的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入藏,佛教从尼泊尔地区和中国中原地区传入西藏,在吸收与融汇了本土宗教苯教后,最终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藏传佛教,并逐步渗入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影响着西藏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也影响了藏式园林的造园思想与造园活动。从功能来看,藏式园林除了具备休闲娱乐与政治职能外,同时还具备宗教法事的功能,因而常作为藏民进行祭祀仪式与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从规划布局来看,藏式园林追求佛陀圣境的氛围,如为了表现佛经中描述的极乐世界“布局呈棋盘方格”的模式,而将树木以“纵横成网络”的布局进行种植;从建筑装饰来看,园林中的宫殿与主要殿堂局部常采用具有宗教意味的法轮、胜幢、灵兽等元素进行装饰,以营造出恢弘庄严、金碧辉煌的气势;从绘画艺术来看,园林的殿堂内随处可见以宗教故事为题材的壁画与唐卡,传达着藏民对神灵的崇敬之情。除此之外,处于西藏主导地位的佛教学说——天梯说、女魔说、中心说、金刚说和来世说,深深地渗透于藏式传统园林建筑的建造与装饰中,从而使其园林建筑中带有鲜明浓厚的宗教色彩。

2.3 独树一帜的多元文化

自吐蕃王朝建立后,随着松赞干布大力加强与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印度、尼泊尔、克什

米尔、中国内地(主要指汉地)等大量的外来建筑文化开始渗入藏区,它们与西藏本土的建筑文化共同发展和成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民族建筑文化,这种文化使得藏式园林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特色与文化内涵。这种多元文化体现于藏式园林建筑中,其一是原始信仰、藏传佛教、民俗传统等“本土”文化影响下的园林建筑表现出特有的宗教色彩与民族特色。其二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园林建筑表现出多样的异域特色与风土人情。而“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织融合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种是通过直接传播的方式,即请外地的工匠参与建造活动;第二种则是通过间接传播的方式,即仿照外地建筑的形式、结构、装饰等进行园林营造。其中,印度、尼泊尔地区的建筑文化伴随着佛教艺术的传播,影响着藏式园林建筑的殿堂壁画、金属造像、雕刻等方面。而汉地文化在藏式园林中的体现则更为突出,譬如罗布林卡作为藏、汉建筑文化艺术合璧的典型,其“建筑的内部装修,颇受内地装修手法的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专派工匠到北京学习装修的各式做法与布置方式。园内建筑之桶扇、窗棂的形式及纹饰、雕镂等,基本上采用了内地的装修手法。这一点以金色颇章尤为突出。宫内桶扇、窗棂的雕饰,每扇各异,极尽变化之妙。其图案如八仙过海、福禄寿喜、龙凤花草等,皆与内地相同”^[7]。

3 藏式园林的艺术特色

3.1 因地制宜

人类的生存与造物都离不开与之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而青藏高原复杂、恶劣的自然环境一方面向藏民的生产生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却也为其造园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藏民倚仗大自然的赐予,就地将石材、黏土和木材等天然材料直接运用于园林的建造中,同时根据当地的地质地理环境,将天然的草地、林区、湿地等天然景观与人工景观巧妙地结合于园林的景观设计中。这种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设计处理手法,不但协调了园林建造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满足了藏民渴望回归自然的情感需求,而且还生动地表现了藏式园林建筑的地域特色与民族个性。

3.2 布局巧妙

藏式园林的布局巧妙,体现在平面规划与空间构思两方面,并常通过两者独到的处理方式使园林内各个建筑元素之间达到有主有次、有衬托有呼应、

有对比有协调的艺术效果。在平面布局上,往往采用轴线对称的手法突出主体建筑在建筑群中的重要地位,而非主体建筑则往往采取相对较为自由的布局手法。在规模较大的园林中,往往各个景区空间较为完整且相对较为独立,而通过地形、建筑、植物、湖水等特定元素的景观设计使各景区之间又有相互衬托、相互呼应之效果。在空间的结构上,通过自然天巧与人工营造、主建筑群的规整庄严与休憩场所的自由活泼、简单式结构与复合式结构等形成对比,同时运用连、隔、分等空间处理手法,既突出了空间特色又达到了统一协调之效果。

3.3 装饰华美

藏式园林中的建筑物大多以府宅、官邸、庙宇和宫殿的形式为主,其建筑装饰得富丽堂皇、美轮美奂与精雕细琢,集藏区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建筑工艺之精华为一体,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装饰手法多样,采用了铜雕、泥塑、石刻、木雕和绘画等精湛的工艺技术;二是装饰对象广泛,涉及屋顶、檐、楣、门、窗、柱、墙等建筑部位的装饰;三是装饰题材丰富,包括人物、植物、动物图纹(如天王、莲花、大象等)以及宗教象征符号(如法轮、经幢等)的运用。这3个方面集中体现在园林的装饰艺术中,无不显示出藏式传统园林建筑绚丽华美、雍容大气、气宇轩昂的艺术之美。

3.4 色彩瑰丽

色彩作为藏族审美文化的载体,与藏区的生存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在高原旷漠单调的视觉审美和生活氛围下,藏民将雪山、蓝天、湖泊、草地、树等物体的固有颜色(黑、白、蓝、绿、黄、红等),直接运用于园林建筑的色彩表现上,并赋予它们独特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以满足其宗教崇拜和精神寄托的需求。藏式园林建筑的用色往往追求色彩的强烈浓郁、对比鲜明与五彩斑斓,“大片的黄色、红色墙面上装点着紫色‘卡白’、黑色窗套、金色的琉璃,金红、青绿色的梁枋彩绘,另有白色帷幔边上镶着宝蓝色图案纹样。还有各式各样部件的鎏金装潢点缀,构成金色谱般的色彩图样组合,艳丽多彩,呈现着粗犷而又瑰丽的色彩美”^[8]。

4 结语

藏式传统园林建筑以其独特的地域特征、鲜明的民族个性、特有的宗教色彩,在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史上大放异彩。其不仅流露出了藏民对于生活的期

盼、宗教的狂热与艺术的渴望,而且也折射出了藏族数千年以来的建筑历史、建筑精神与建筑风格。它作为中华传统建筑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为研究藏族建筑文化与民族宗教信仰提供了直接的指导,同时也为现代园林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 [1] 徐华鑫. 西藏自治区地理[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13.
Xu Huaxin. Geography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M]. Lhasa: Tibet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6: 13.
- [2] 邓传力. 藏式传统园林(林卡)浅析[D].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05: 4.
Deng Chuanli. Analyse Simply of Tibetan Traditional Garden (Linka)[D]. Chengd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2005: 4.
- [3] 尕藏才旦, 格桑本. 雪域气息的节日文化[M].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0: 65.
Gazangcaidan, Gesangben. Snowy Atmosphere of Festival Culture[M]. Lanzhou: Gansu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2000: 65.
- [4]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M]. 2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579.
Zhou Wei-qua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M]. 2nd e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99: 579.
- [5] 周晶, 李天. 西藏宗堡建筑探源[J]. 西藏大学学报, 2008, 23(4): 56-61.
Zhou Jing, Li Tian. Study on the Origins of Tibetan Rdzong (Fort): The Official Building[J]. 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 2008, 23(4): 56-61.
- [6] 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 2[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7: 113.
Editing Group of Tibet Social and Historical Survey Data. Tibetan Social and Historical Survey: 2[M]. Beijing: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1987: 113.
- [7] 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 罗布林卡[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31.
Tibet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The Norbulingka[M]. Beijing: China Building Industry Press, 2011: 31.
- [8] 屈德印, 史艳红. 藏传佛教建筑装饰艺术初探[J]. 平顶山工学院学报, 2003, 12(1): 1-3.
Qu Deyin, Shi Yanhong. On Decoration Art of Buddhist Architecture in Tibetan Style[J]. Journal of Pingdings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3, 12(1): 1-3.

(责任编辑: 蔡燕飞)

